



張愛玲論

袁良駿 著



華駿出版社

张爱玲论

袁良骏 著

华龄出版社

责任编辑：吴 婧
装帧设计：刘苗苗
责任印制：李浩玉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张爱玲论/袁良骏著. —北京：华龄出版社，2010. 1
ISBN 978-7-80178-705-7

I. 张… II. 袁… III. 张爱玲 (1920~1995) —小说—
文学研究 IV. I207.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14079 号

书 名：张爱玲论
作 者：袁良骏 著
出版发行：华龄出版社
印 刷：三河科达彩色印装有限公司
版 次：2010 年 2 月第 1 版 2010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710×1000 1/16 印 张：20
字 数：33 千字 印 数：1~3000 册
定 价：36.00 元

地 址：北京西城区鼓楼西大街 41 号 邮编：100009
电 话：84044445 (发行部) 传真：84039173

大视野下的张爱玲

（代序）

黄纪苏

一

一百年前，中华民族匍匐在地，任人践踏欺凌。一百年来，中华民族挣扎于地，辗转于途，左突右冲，上下求索。经历了一百年山重水复的中华民族，如今是一个站着的民族。

趴着和站着之外，还有一个跪着的状态。但这状态不属于自强不息、勤劳不辍的广大民众，不属于取经求法、蹈火赴汤的志士仁人，而专属于一部分失心丧志、依草附木的政治文化精英。这些人不光双腿跪着，双臂还抱着，抱着一条腿，一条西方的腿。跪抱在这一百年里既是一个事业，也是一个产业。李安执导、取材张爱玲同名小说的《色·戒》，就是近代跪抱业的最新作品。

近代的跪抱业源于中国对西方的暂时劣势，兴于清王朝的腐朽没落，至抗战而进入第一个黄金期。面对西方的真徒假本，汪精卫抗着抗着膝关节一松，双臂一张，变为跪着抱着。陈公博、周佛海这些原本就东抱西抱的人物，也纷纷化作藤类植物，盘绕在东洋的军靴上，挺进在中华的大地上。周佛海后来发表的日记中随“汪主席”访问“满洲国”的两则非常有趣。汪主席青年反满，“慷慨歌燕市”，“从容做楚囚”，险些侧身中华英烈。中年以儿主席见儿皇帝，想必不胜今昔，夷夏、主奴之慨，日记写汪回旅馆“大哭一场”。而陈本人则感叹当年与溥仪有云泥之隔，如今几把椅子平起平坐，还谈笑风生呢！小人得志之态跃然纸上。对于周，抱日本腿相当于乘电梯，跪就是飞。汪伪其他角色也都因跪得抱，因抱而飞。那个丁默村一抱共产党没抱出名堂，再抱国民党没抱出起色，三抱日本裤管就抱得青云直上了。还有胡兰成，从妻儿都养不活的落魄穷书生一跃而成了“和平运动”的高干。只是势比人强。日本战败，放下军刀，军靴还没脱，缠绕在上面的植物就竞相化作动物，“起义”的起义，奔窜的奔窜。其下场或绑赴刑场，或瘐死狱中。

陈公博逃到日本原打算做“赖昌星”，结果被引渡回来，临刑前向免死狐悲的狱友们拱手：兄弟先走一步了。忘了是褚民谊还是梁鸿志，大概是悔不当初一念之差没将文人进行到底，在刑场上做起了绝命诗，最末一句没出口子弹就到了。《色·戒》中男主人公的原型丁默村，本来是一头杀人不眨眼的类人兽，过不惯大牢的圈养生涯而向往自然野生环境，保外就医去游玄武湖，蒋介石闻讯大怒，下令给毙了。

属胡兰成运气最好，他一路逃死寻生，一路沾花惹草；收下张爱玲送来的扶贫款后便把张从“他的女人们”中做了末位淘汰。张也不怨胡一胡跪日，她抱胡，都是跪抱业中的同事，如今双双下岗，都属弱势群体，该同病相怜才是。到了1950年代初，张准备赴香港而抱美国，胡则再抱已跪了美国的日本。张在这承先启后的日子里抚今思昔，创作了小说《色·戒》。在小说中，她将男女流氓的感受和本人附逆的体会做了整合，形成日后闻名遐迩的张氏定律。根据这个定律，女人若被男人经阴道取了芳心，爱情就会升华，升到不论是非、不辨忠奸的恍兮惚兮之境。这个定律实际是要说：跪抱集团的利益大于中华民族整体的利益。但小大于大的道理很难说通，厉以宁、吴敬琏他们说到今天也没多少人相信。没人信那就换个说法，说下半身高于上半身的道理。下比上高听着别扭，那就说下比上沉或下比上重。这个道理从管仲到马克思无数先哲都讲过，而且也比较符合人们的日常感受。猪肉价格比民主社会主义理论重要的道理，就算猪不承认但民主社会主义理论家肯定会承认。那么好，中国近代的跪抱集团就从这儿说起：八年浴血抗战，中国并没中断传宗接代也就是性交吧？再说，没抗战也会有性交，可见性交比爱国、民族大义、“心的长城”更长久、更基本、更普遍吧？我们这次跟日本方面性交，说到底也不过就是性交，禁止我们性交就是否定人类的基本人格价值吧？还有，生殖器只是下半身的一部分，对下半身其他“小我”即私心杂念，也应该一视同仁吧？这样的歪理不适于条分缕析，所以跪抱集团的理论家在这方面没什么建树。但该集团的文艺战士就不一样了。通过把一个舍生取义的烈女子改造成一尊以阴道/阴茎为轴心的欢喜佛，小说家张爱玲自己解放了自己，同时也解放了小我挂帅的其他跪日同志——跪抱业的死难烈士如丁默村虽然没有彻底解放，但也从宽处理了。艺术的力量还不止于“解放”，张从汉奸婆娘的木笼乔迁永恒情爱的祭坛，成了一双洁白的羔羊。当鲜血像诗句一般从羔羊颤抖的身体里汨汨流出时，当张爱玲、胡兰成之流的作品红遍大江南北时，历时八年，陷中华民族于血海的那段痛史惨然失色——中国近代的大是大非在乳房屁股的热烈翻滚或翻腾中化作孤魂野鬼，黯然退席。

张爱玲这篇万把字小说创作于1950年，发表于1978年。其龟缩蛰伏的时间与新中国严丝合缝。这也许是巧合，但也许不是。新中国有百端不是，但新中国腿是直的，胸是挺的，头是昂的。她不但让欺我辱我的西方强盗欲近不敢，欲远又不舍，而且一举查抄、取缔了近代跪抱行。新中国以“文革”失败而暂落幕，当大幕再启时，中华民族改变了发展路线，但没有改变民族复兴的目标，没改变万马奔腾的气势，借鉴西方有益经验的改革开放是一个辩证过程，无血性、无志气、无眼光的三无一族也乘时而起，松膝而跪，向着正西张臂合抱，顶礼膜拜，使一度倒闭的近代跪抱业再度中兴。张的《色·戒》在这节骨眼上问世具有象征意义：近代的跪抱业要继续往开来，实现新老交接。

大陆80年代的跪抱新一辈，因有30年的断档，缺乏与西腿互动的经验，基本等于白手起家。这些人干劲有余而技法不足，毛手毛脚，往往过犹不及。西腿固然肯定其动机，但未必受用其效果，一踢腿扬长而去、重整裤线的情况时有发生。因此，新一辈迫切需要老一辈的传帮带。可大陆上的老跪抱们，经镇反肃反好多已不在人世，在人世的或改行烧锅煤，或转业收破烂，多年不实践，膝盖都僵了。在这种情况下，四五十年代飘洋过海的华裔跪抱，便以其久磨久练的精湛膝艺，责无旁贷地为大陆的跪抱后学传道授业解惑。如夏志清，膝盖上的老茧足有半本《中国现代小说史》厚，艺高而胆大，竟用一根英制皮尺将张爱玲吊上了中国现代文学的顶峰；如今又论证唐诗不如英诗，嫌四行八句太短，就好像他是为芝加哥公牛队在中国物色球员。夏志清、余英时这些老先生说来也是饱学之士，怎奈知识为姿势所误，一叶之障，学问到老未近中和之境，一崴一崴倒像中风后的偏瘫。但这一点也不妨碍他们发挥余热，出任大陆跪抱帮的海外亲友团。海外亲友团的助力并不来自学养，而是来自美元跟人民币1比8甚至1比10的汇率。这个亲友团里有位龙应台女士值得提及。龙女士嫁了德国男人因此成了最最幸福的中国女人，她明白大陆不幸姐妹不可能人人拷贝她的幸福人生，因此她随身带着U盘，随时要为中国拷贝她老公的幸福国家。龙处在热力超常的年纪，四海之内只要事关跪抱，她就事事关心。前年袁伟时教授由于跪得太猛将《冰点》跪破，只见龙女士一跃而至，杀声震天，就好像李铁牛劫法场。以龙的浅薄造作，好生事又不懂事，本来最适合婆媳相争或妯娌相扶，居然就做了大陆的现代文明教练员和民主政治督察员。原因无他：台湾跪得早、龙女士抱得早。

有了海外亲友团的辅导呵护，再加上自身的天分和分外的努力，中国的跪抱新一辈很快实现了从急于跪抱、勇于跪抱向善于跪抱、巧于跪抱的转

型，并以此将近代跪抱事业推向第二个高峰。这次冲顶的核心力量是文化知识精英——官僚和资本家还真没他们锲而不舍、丧心病狂。这些人密切配合，此呼彼应，虽然不一定设了组织部，但组织化程度却接近红枪会。历史和影视是他们的两个主要工作坊。在史学工作坊，他们以“56个民族56枝花”为由，为历史上的侵略者汉奸逐一落实政策，对于民族英烈则不断打各种小报告。他们还以讲述老百姓的故事为名，把历史“还原”为吃喝拉撒的起居注，将涉及历史本质的大是大非排挤出局。历史的大是大非排挤走了，现实的大是大非无依无傍，孤掌难鸣，只好看着他们把跪抱36式增订为72式而干瞪眼。在影视工作坊，已跪出世界水平的导演们，他们的生产流水线川流不息，把旧家庭乱伦，共产暴政、破坏环境之类组装成各类东方的奇形怪状，抱住戛纳、威尼斯和奥斯卡。不断推陈出新的东方美妞更是他们的拳头产品。银幕上，由于中国男人老在吃补药，中国妇人渴了三千年的阴道，盼什么似地盼着“大得出奇”的家伙来解救。可以说，这样的中国电影已成为西方的另类伟哥，想必是刺激了旅游或“春游”产业的兴旺发达。这帮电影人或精神咸水妹为世界杜撰了一个跪着的中国，一个在进化阶段、道德水准、精神风貌各方面全都低三下四的中国。而现实中，中国势不可挡的雄起正在挑战作威作福、高高在上了三百年的西方。我看这些导演不像是在为国分忧，以“新和亲”电影反击“中国威胁论”——闹“中国崩溃论”的时候，他们也是这套东西。两个工作坊还常常联手，推出亡国乱史的影视作品。以前有痛哭中国跪晚了的《河殇》；后来有替中华民族另认始祖的《神舟》；如今我们又看到了《色·戒》。《色·戒》重复了跪抱集团的历史观和价值观，它用肉色混淆了中国近代的大是非，用肉色呈上西方主子喜爱的小贡品，如此而已。李安这个华人导演，如此而已。

《色·戒》从写作到发表到搬上银幕，前后近60年，整整一部中国现当代史。60年历史相对于漫长的地质年代只是一瞬，却见证了人类社会一次壮观的造山运动，即中国大地的再次隆起。在隆起的大地上，希望属于站着的事业。跪是没有前途的，跪抱业属于夕阳产业。一些人站不起来了，因为跪抱已经成为他们的生存方式。那就让他们趁着夕阳在山，抱着闪闪金熊闪闪金狮继续跪吧。

二

我对《色·戒》本来很生疏。平时就没有看小说的习惯，除非语言或才情让人一见钟情，否则我没有性子等到五六十页才入佳境。对张爱玲的淡漠

还多一层原因，那就是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对张爱玲的极口称颂。在20世纪80年代，夏志清几乎就是“先进文化、先进生产力”的化身，加之博览群书，他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成为大陆几代读书人理解、欣赏和评论现代文学的定音哨。但逢共必反的立场拖累了他的见识，他对左翼作家鲁迅、赵树理、平民作家老舍等的评论，“文宣”口吻很重，显出他价值和审美视角的势利而狭窄，不过是旧上海租界区资产阶级客厅的一扇窗户而已。由于对夏志清的眼光失去信任，我对张爱玲不曾发生特别的兴趣，偶尔碰到翻上几页而已。不过凭心说，张爱玲是有艺术才华的，像“蝴蝶是花的鬼魂，飞来飞去寻找前生”，奇诡的想象可追李贺；她对自己所在的那个寄生没落阶级的描述，既冷酷无情又饶有兴致，就像是干一行爱一行的专业遗容摄影师，还筹划着个人作品的巡回展呢。张爱玲才高而德微，日本人打过来她便说还是喜欢日本文明，日本回老家后她见到国民党的符号就热泪盈眶，共产党得了天下她便讴歌解放区，待她移民香港挣上美国领事馆的工资又揭露解放区，你不知道她哪段儿算是真心实意。“义”“节”“气”“志”这类传统书生的人生功课跟她一点不沾边。她行囊里只有“才”，却进入文学这样一个历来崇尚“德”的领域，赶上抗战这样一个特别需要“德”的时代。俗话说：“不是一家人儿，不入一家门儿”，她的夫婿胡兰成也是同类人物。胡兰成若早生一二百年，以其才子情调、布衣生涯，或不失为沈三白式的有趣文人。但命运不幸把他们放在民族危亡的大局里，结果双双绊倒在是非忠奸的“大节”上。“一白遮百丑”，一黑也会失百媚。像周作人辈，若换了承平之世，何尝不会沿着“渐近自然”的花溪柳径一直走到功德圆满？但多事之秋只一个急转弯，就把他们翻在“寿多必辱”的沟里。时代为每个人造了一张人生收支表，收支相抵后的总得数，或为盈余，或为负债，全看每个人的修行了。

《色·戒》讲了什么？这个问题的答案，起码有一半是在张爱玲的身世里。有些自以为智商高的人劝我们聚精会神只读文本，少牵涉其他。对有些作品是可以就事论事的，如杜甫的“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但同样是老杜的《闻官军收复河南河北》，就不能不联系作者的身世和时代了。其实，说这类话的人，大都嘴不对心，他们平日衡人论事，串联并联、上纲上线的功夫炉火纯青，只有在给别人扣“文革”“大批判”帽子时，才临时摆唯美唯艺术的造型，摆完了依旧红娘似地忙得不可开交。还有些人读张爱玲读成张迷，那就等于做了问题少年的亲妈，死也不相信自己的心头肉能跟坏人坏事有任何关系。好在并非所有人都被张氏迷倒麻翻而丧失正常的思想和批评能力。在全民抗战的形势下，别的人抛妻别子投身抗日，别的作

家或投笔从戎，或刷标语写快板鼓舞士气，别的青衣花旦蓄了胡须不为日本人载歌载舞，而张爱玲却只争朝夕向文坛窜红。以当时的价值环境，为日本人帮忙帮闲是件丢脸的事，张爱玲并非如众张迷所愿，眼里不见家国，心中唯有艺术，而是权衡了利弊得失，打定“出名要早”的主意，自己先合适了，至于国家或大家的利益，先一边歇着去吧。她有句话说得极为凶险：一个月白风清的社会可以容忍，更别说一个月黑风高，就算齐心协力、同舟共济都未必能抵达彼岸的苦难民族了。如果日本人最终赢了，张爱玲、胡兰成自可以其“先知先觉先行”笑傲遗民们的迂腐甚至虚伪。可惜日本人输了，汉奸们做不成“三先”，只好做丧家犬。不过就在“女法奸”、“女意奸”髡首裸行于街头巷尾的时候，中国内战又起，国共双方都放松了对卖国分子的法律追剿，使其中不少人成为漏网之鱼。虽然漏网，他们在道德上依然是过街老鼠，苦捱着昼伏夜出的黑暗日子，胡兰成在台湾被揭露而再窜日本，张爱玲在大陆也极不风光。汪伪人物用全部身名买进如日中天的“大日本股”，孰料兵者诡也，绩优股转眼成垃圾股。这些乱世的“豪杰”大多不失赌徒风度，临命还能坦然——像易先生的原型丁默村尿湿了裤子，应该说还是少数。没死的也都自认背运，苟活而已。但张爱玲不愧是在没落世家锻炼过的上海女人，面对一把垃圾股，她不是一声长叹，而是想着翻盘。她拿出上海滩的商业精神以及五马换六羊的交易手段，先将汉奸倒成志士，志士倒成二百五，二百五倒成爱国主义，爱国主义倒成强权压迫；再把私欲倒成艺术，艺术倒成人性，人性倒成女性，女性倒成阴道，阴道倒成玄之又玄的非常道。这样七倒八倒，她终于把一个无良文人，一个附逆国民倒成了一个艺术至上者，一个爱情殉难者。把垃圾股倒成绩优股，由于难度大，过程便长得出奇，用了几乎三十年的光景。当这只股70年代末在海外上市时，光景惨淡，非但没什么人认购，反而被华人批评家迎头指出它的垃圾本质。又过了近三十年，随着国际当红导演李安的参股，《色·戒》才真正时来运转了。

三

李安拍《色·戒》的动机，想必跟张爱玲不大一样，因为他毕竟不是张爱玲。李安的电影我原来只是听说过，没见过，从偶尔读到的报导和听到的议论所获得的浅淡印象其实颇不坏：他似乎是个处世低调的谦谦君子，跟比着“闹妖”的大陆影视名流形成反差。2005年夏天复演《切·格瓦拉》，记得演出过后没有太久，就听说汤唯要去演李安的什么《色·戒》，当时听了

挺高兴。我们的演员多属“北漂”群体，户口、工作、收入、事业全都漂泊不定。演《切·格瓦拉》这样的戏，他们得不到什么实际“好处”，能有机会到大片里演主角，是件让人宽慰的事情。总之，对李安和他的电影，我一直相当陌生。有所认识还是通过这次《色·戒》。先是见几个友人在电子邮件中的议论，感到兴趣便去读有关材料，包括张爱玲的小说和郑萍如的事迹。后来，一群学农大学生来访，对即将上演的《色·戒》表示了义愤，并说他们要上书有关部门。到这时，广大纸媒体对《色·戒》的讴歌已一浪高过一浪了。其实最先把《色·戒》跟历史、政治挂钩的并非我们，而是跟李安深谈过的龙应台。龙女士把《色·戒》当成一篇历史翻案文章来读，抗战八年忠与奸的鸿沟被她读没了。而且龙应台这些人并不拘泥于抗战那几年，他们继续“上纲上线”。影片一上映，明眼人马上从“群/己”或族权/人权的角度赞不绝口。《晨报》上有篇文章说：这电影太好了，好就好在用男欢女爱颠覆了家国的最高道德律令。这样看来，电影《色·戒》并非偏离而是强化了小说《色·戒》的主题，张爱玲碍于当年舆论环境吞吞吐吐说不痛快的话，李安以疯狂的叫床岂止是说清楚了。对于李安所干的这件事，有些人因为闹不明白他为什么要干，便一口咬定他根本没干。这些人并非李安的签约门卫，却前后左右为他乱扑乱挡，说李导演埋头钻研艺术，对政治毫无兴趣，抗战不过是人性寓言的一道背景罢了。可李安毕竟是美国好莱坞的“大”导演，别说这些普通志愿者了，就是马英九误洒的“家国”泪，他也不给面子，而是由着性子说了实话：一提抗战大家就慷慨激昂热泪盈眶，张爱玲看透了这些，她冥冥中求我帮她把这段历史翻过来。最近他更是坦白心迹：我知道让王佳芝做的是件“绝对错误的事情”，但鬼迷心窍，我就非让她这么做不可。李安的心思，和一般先锋艺术家肚里那点坏水真没多少区别，就是要到庄严的地方出怪声做怪相，以此完成艺术对权威的“反叛”（龙应台在《南方周末》的文章里说到李安“离经叛道”、“颠倒黑白”的冲动）。别的艺术家顶多就是到小剧场耍耍流氓，或是在通州宋庄铺张毛主席像当席梦思，然后窜上去淫乱。而李安却成功地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座上实现了超级裸奔，而且，他有信心大陆有关部门没胆量拦他——“这个电影只有我拍才可能通得过”。其实要说李安有什么政治上的抱负，那也真高抬了他。他跟大陆多数电影人乃至“艺术家”一样，虽有这方面的感觉，但未必有这方面的自觉，不过是跟着人满为患的大思潮顺风顺水地漂罢了。这个思潮说到底，就是对中国失去自信心，其根源还是在中华民族近代以来遭遇的根本危机，即西方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这股自轻自贱的潮流已汗漫百年，过去二三十年中尤为汹涌，吞没灵魂无数。不但大牌精英公然叫嚣中国就欠

当三百年殖民地，就连有的小毛孩子也说要一直被日本占着，今天该多好啊！这个潮流囊括了整个华人社会，李安不在波峰也在波谷。仅从这些年的电影来看，《大红灯笼高高挂》、《英雄》、《无极》、《满城尽带黄金甲》、《色·戒》，无不洋溢着一种灵魂出窍后的肉体腐烂气息。

除了那股百年思潮，当然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李安说张爱玲冥冥中求他帮忙，李安不会是学雷锋光做好人好事，他一定也有更属于他个人的冲动。这部电影除了美化汉奸的历史观，重个人轻家国的价值观，再就是颠鸾倒凤的方法论了。如果说《色·戒》是多家合资（张爱玲、李安、上影等），李安则主要以色情入股，他的最大手笔在于床戏，他对床戏非常自负，说那才是“终级的东西”。他对色情的表现相当变态，从中可以窥见到表现者压抑的人生和病态的人格。李安的基本身份是艺术家，艺术家的基本特征是多情浪漫——当年谢冰心这位中国文艺界的老奶奶就曾感叹，文艺圈里只见过巴金一个不爱色的。李安不会是巴金第二，他曾说，一个漂亮女间谍色诱特工头子，这够让导演、摄影激动一年半载的了。其实，就连抗战这样的道德长城他都要“撕开”个口子伸头探脑，一夫一妻的篱笆墙他难道不想随时翻进翻出么？只是李安当年在北美大社会和家庭小社会里全都一沉到底，“人性”的色被“家”、“国”的戒逼到墙角，无路可走，又不甘休，只好原地化作病灶。这病灶像胡同深处的小酒馆，边缘的社会地位、颠倒的夫妻关系、压抑的浪漫冲动则像醉醺醺的酒徒，在昏黄的灯影里划拳骂座，还口齿不清地为“苟富贵”的未来赌咒立誓。从苦难向成功、从边缘向中心，那衣不蔽体，一瘸一拐的进军，从来就是个体故事或历史长卷中最动人心弦的场面。但人的境界也在这其中和其后分道扬镳，各奔东西：有的能够推己及人，向弱者伸出援手，小我的苦难于是升华为大我的美善；有的则得志猖狂，配了加快轴似地行凶作恶。凭心说，比起大陆近三十年剧变中杀进东京大掠三天的各路豪强，从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中走来的李安，显得平和和从容不少，但也仅此而已。他当社会“北漂”时所经历的若闷和压抑——无论是社会的还是情欲的——翻身身后并未得到改造和升华，老病灶略加包装就搬上了公共大屏幕。对成功和色欲的渴望在漫长的孤独中被挤压成暴力性的幻想，终于在众目睽睽下的也不知交欢还是交战中得到喷发。这类病态的发泄本自常态的人生，虽不足道，但也不必特别责备李安，因为黑色的恶之花早开满了艺苑内外了。李安的可耻之处在于为虎作伥，在于用自己的半生遭际和一腔愤懑去帮张爱玲颠倒、混淆历史的大是大非。李安作为一个曾经的弱者、被压迫者，或按他说的，一个曾经的边缘“艺术家”，确有挑战社会规范的原始冲动。但他选择的对象，并不是压迫他的社会等级体制，而是世界等级体制中

弱者或被压迫者对压迫的反抗——他选择了中国人民血流飘杵的民族解放战争。这场战争的正义性和象征性，如今正遭到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及其御用意识形态的不断侵袭。李安并非政治上的糊涂虫，他在这场对峙中选择了自己的立场，一种被强暴者对强暴者疯狂叫床并向其他被强暴者强力推荐 SM 巅峰体验的立场。这样的立场选择其实司空见惯；这个强暴体制年深月久、坚如磐石，不是李安这样的骨头可以碰的。对体制的曾经不满和最终归顺使李安在人格上一分为二（在潜意识的世界里有时不会分得那么清，混为一谈的情况也不排除），两位李安荡悠悠飘上那张潜意识的绣榻，一个变成男主角的阳具，血脉贲张地“忆苦”泄愤，就像当年翻身光棍专地主小老婆的政；一个化作女主角的阴道“思甜”，气喘吁吁地宣讲强暴即必然、必然即现世、现世即甜蜜的社会法则、“人性”奥秘。其实李安这套 SM 社会观或历史观对于大陆一点也不新鲜。诸如中国早三百年就该成为殖民地，租界是现代文明桥头堡，鸦片战争教会中国人自由贸易等等，大陆精英早就“凤鸣楚楚，龙吟细细”，叫床声二十多年不绝于耳了。他们之所以面对强暴选择站在强暴者一边，并隆重推出打是疼骂是爱的 SM 美学，是因为他们看明白强暴者还在强势。李安说这个片子只要他拍就通过，正是出于站队站出来的优越感。

目 录

上卷 特殊时空下的天才女作家

——论张爱玲的早期创作

第一章	孤岛才女	3
第二章	张爱玲的成名作——《沉香屑：第一炉香》、 《沉香屑：第二炉香》	6
第三章	“恨父情结”与“恋父情结”的演义 ——《茉莉香片》与《心经》	12
第四章	上海人为之倾倒的“香港传奇”——《倾城之恋》	17
第五章	上海婚恋进行曲——《封锁》与《琉璃瓦》	24
第六章	张爱玲小说艺术的巅峰——《金锁记》	29
第七章	青春与爱情的毁灭——《年青的时候》与《花凋》	40
第八章	婚外恋中的男女——《红玫瑰与白玫瑰》	46
第九章	婚姻蜕化的变奏——《鸿鸾禧》、《留情》、《等》	52
第十章	题材、人物的新开拓——《桂花蒸 阿小悲秋》	57
第十一章	两部未完的长篇小说——《连环套》与《创世纪》	62
第十二章	《传奇》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位置	70
第十三章	《传奇》之外	78
第十四章	《传奇》的散文姊妹篇《流言》	84

中卷 政治旋涡中的挣扎与沉浮

——论张爱玲的中期创作

第十五章	《传奇》增订本与张爱玲的两首诗	99
------	-----------------------	----

第十六章	张爱玲的两个电影剧本 ——《不了情》和《太太万岁》	105
第十七章	《十八春》	110
第十八章	《小艾》	116
第十九章	在香港“绿背小说”的逆流中	120
第二十章	张爱玲小说的艺术败笔：《秧歌》和《赤地之恋》 ...	123

下卷 殒落在异国的土地上

——论张爱玲的晚期创作

第二十一章	旧作修改：《金锁记》→《怨女》 《十八春》→《半生缘》	135
第二十二章	《五四遗事》、《浮花浪蕊》与《相见欢》	140
第二十三章	《色·戒》及其争论	146
第二十四章	为香港电懋公司写的电影剧本	155
第二十五章	海外散文与《同学少年都不贱》	158
第二十六章	由盛而衰：张爱玲小说艺术的下坡路	168
第二十七章	张爱玲的自传体小说——《小团圆》	178
第二十八章	张爱玲的学术研究：《红楼梦魇》 与译注《海上花列传》	186

卷外 张爱玲研究小史

第二十九章	以傅雷（迅雨）为代表的早期张爱玲研究	195
第三十章	以夏志清为代表的海外张爱玲研究	215
第三十一章	以唐文标为代表的社会批评派张爱玲研究	231
第三十二章	以水晶为代表的印象派张爱玲研究	245
第三十三章	改革开放后中国内地的张爱玲研究	264
跋		291
附录：引用图书、报刊目录		294

上卷 特殊时空下的天才女作家
——论张爱玲的早期创作

第一章 孤岛才女

1943年夏，一颗文坛新星在上海升起，她便是名不见经传的张爱玲。这年5月，她在鸳鸯蝴蝶派（“鸳蝴派”）文学刊物《紫罗兰》月刊上发表了短篇小说《沉香屑：第一炉香》；6月，她又在这个刊物上发表了《沉香屑：第二炉香》；7月，她在《杂志》月刊发表《茉莉香片》；8月，她在《杂志》月刊发表散文《到底是上海人》，在《万象》月刊发表短篇小说《心经》（上），9月，在《万象》月刊发表《心经》（下），在《杂志》发表中篇小说《倾城之恋》；10月，在《古今》半月刊发表散文《洋人看京戏及其他》；11月，在《天地》月刊发表短篇小说《封锁》，在《万象》发表短篇小说《琉璃瓦》，在《杂志》发表中篇小说《金锁记》。一时间，上海纸贵，人人竞谈张爱玲，人人竞读张爱玲，张爱玲红遍了大上海。

当时的大上海，是一片片特殊的时空。早在1937年冬，日本侵略军便占领了大上海。除了英、美、法、德等国在上海的租界，大上海成了日本法西斯铁蹄蹂躏下的殖民地。而那些外国租界，则成了殖民地之外的点点孤岛。1941年冬，日寇偷袭珍珠港，同时侵占香港及南洋群岛，在上海则一举占领所有的外国租界、逮捕、羁押、驱逐所有在沪租界内的外国人。“点点孤岛”也不复存在。但相对于浴血抗战的全国各地，上海则成了一个大孤岛，一片完全特殊的时空。

在日本侵略者的羽翼下，大汉奸汪精卫、周佛海、陈公博等组成了南京伪政府，而南京——上海一线，正是这个伪政府的统治轴心。特别这个伪政府的舆论和特务中心，正是设在上海。伪政府需要强奸民意，粉饰太平，需要花花世界和文艺的表面繁荣。日本统治者和汪伪政府不仅自己办报纸办杂志，而且鼓励个人办报办刊，这也成了他们笼络沪文化人的一种手段。国共两党的地下工作者，也有不少钻进敌伪报刊，以记者、编辑身份作为掩护。正是这种特殊时空下的虚假的文艺繁荣，给张爱玲提供了方便。使一个默默